

草木子卷之三

克謹篇

禹貢曰汝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爲美室士禹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大大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穡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薄也

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疾梨也

歲欲雨雨草先生藜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

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符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

鎗皆放光宋童貫山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

旗其后兵皆敗衄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臺上蓋鱗介

失所之象也卒為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迂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鼻稍潤其土

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

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尚有興衰之

運地理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

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貨  
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  
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滄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  
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城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  
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  
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  
一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  
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陸羊當天下正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  
食人間五十日始於楚遍及齊趙血食人間五十日  
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后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  
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  
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笑其后海寇方國珍據海為  
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  
宛如旗狀又一家蚕數千萬共結成一箔大如數石  
麤蓋亦保虫之孽為兵之兆也

鄆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蚕三十箔  
其蚕忽變萬蚕合併為千千化為百百化為十十化  
為一巨蚕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條計重壹拾伍斤  
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  
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保虫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蚕將老蚕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貳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插  
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頃更煨燼惟金刃存其后  
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漢之旁其後卒因河決聚

役徒而叛

九年夏四月襄陽民張氏解生男而周歲長一尺許容貌異常  
時腹中見人姓侯如俗畫布袋如高

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  
小麦色黑咬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雲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  
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十一日

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宝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鬕鬚長一尺餘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半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又如倒狀天兆其戒卒不之悞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拆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兩粉針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

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  
開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時江淮群寇起張九四  
據高郵寒山童男李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  
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  
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說謂天下怨脫  
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  
潰而為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為矣後亞麻慮脫  
脫再入相矯詔醜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  
不驗始杖而貶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渴

甲午春大風拔木

至正四年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冰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  
三日方解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  
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  
數識者知其為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  
餘洛陽有大星隕地來行數拾丈草木皆焦北抵山  
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頃更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

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雉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

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為所擄其後諸子皆為所殺

陝西省其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

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其積為深潭

元統二年春二月朔雨於潭中者衣皆赤三月影忽略天而色

丁酉夏六月温州没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兩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帝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已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已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若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后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

為湖務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雪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關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刺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雍吉刺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群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邪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



生當有代朕者群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  
即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  
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  
孔如盞大其牀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  
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  
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大震裂居民  
屋宇皆倒塌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大

### 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  
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  
關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  
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  
復作徽欽御壁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  
京遂沒

已酉冬拾貳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鷓鳴端明殿上作戒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蟻同穴無故自鬪而死處處皆積成小堆其後獨出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庚申帝獲位之后月九食既者三其后卒於其身失國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百生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群猴復

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放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肖雞明皇好鬪雞兵爭象也其后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

下卒賴姚樞牧養先生許衡曾齊先生諸賢啓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姦而真儒之効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燕之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脯蝗爲糧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爲荒雞祖述聞雞聲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爲享禮猪小腸皆修治忽迸地如蛇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間一年所營小室亦賣盡家國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

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  
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師以國事不振  
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飾武備以脩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  
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  
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畧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  
砲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攻於是  
不脩也又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  
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玉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  
在后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  
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  
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氏人慕賞功官爵募  
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溥其罪  
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  
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即啗之以海運千戶

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之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孛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為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持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謡云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為國宣力後失骨賞遂出忿言曰蔡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為亂朝廷屢招國珍為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之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今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浦沂趙

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戮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也膏各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履牒文不報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后盜塞寰區控名宣勅遇微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嚮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亟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謬哉嗚呼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后之有天下者可以監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勅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可為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即白見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

前后所費凡拾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水山水迅  
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竄惡用  
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  
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  
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入朝廷  
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  
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  
為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  
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死數萬人以  
趙宋為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略曰蘊玉  
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首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  
宋廣王走崖山宰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  
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  
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後其黨  
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為主寇掠汴汝淮泗  
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為姓國號宋改

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守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為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關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蕪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眾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蕪黃間及妖彭眾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眾見其身上毫光起眾皆驚異

遂立為帝反於蕪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運臺省于蕪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群下徒存空名爾后其臣偽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河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眾從為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號倪為偽相用多漿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入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



爲所殺荆鄂潭岳黃蘄澧六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州皆爲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爲其下所殺前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爲亂以禍天下而亦內符母夢上應乾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爲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躍馬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資如山率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既而西臺以文彈劾脫脫奏其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脫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所以敗此昔楊國忠爲相任單于仲通爲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爲相用琴士李廷蘭爲將使拒

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爲相命門客李復圭爲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中散其兵兵遂潰張廼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爲鹽場網司牙僧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胡蕭帶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乙未張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

趙四川有曼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胡廣皆屬徐祗惟此兩枝為盛

庚子歲偽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先是徐雖為君權皆在倪巒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為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偽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后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

營江州為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為縣貼書及從為盜第死四五人專兵為衛既殺倪殺徐遂謀為帝既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慶吉賴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番易前后相待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為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曼眼子僭號稱帝國號

大夏改元旻先沔陽人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  
隨倪蠻子爲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  
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既而憤陳之殺逆竟引  
兵歸曰汝能爲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  
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爲其弟所殺其妻後圖殺其  
弟立其子爲帝龍裝位以其黨戴牌爲家宰事皆專之  
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  
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  
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飄入于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已北尚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  
思齊陞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平開撫  
軍司以總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說  
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  
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  
擣京師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  
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  
李思齊遁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龍  
悉定頃以皇孫爲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

府已酉歲都督李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  
年肆月二十又七日以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  
去而皇孫就擒

李保保印文忠

有掌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尚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

之類丞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川平之僞夏吳氏母子  
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

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  
久滯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  
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溟流之恩悉歸於  
北故賁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迄今  
天祿之延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  
故自懷藏於方寇誨盜於韓寇焚亂於野先敗事於  
荅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  
北淮左右皆爲寇壤城郭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

李崇年收復河汴不幸輕信降寇爲田豐之所襲殺  
其子至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糧饋師驕不相統一  
李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關謀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  
日以粥藥扶救猶懼不濟况復以峻導毒劑繼之哉  
縱無外寇尚且憂亡况臺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  
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后失國亦云幸矣

草木子卷之三

草木子卷之三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  
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  
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馳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  
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訟以便戎  
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  
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建者十二日辰日行也八角九二十斗

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

分之所以為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

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碑

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今

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

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

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

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

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

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

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

並無餘分又植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

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

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

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先之期夜半乃是癸卯  
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  
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  
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  
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部部者蔽  
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部總二十部名曰一紀計  
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  
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  
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  
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  
二家之術也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  
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  
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曆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景景短尺寸易



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  
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員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  
屋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  
之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  
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  
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算  
也猶之方田爲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其弧環律知  
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古之鍾  
律者以耳辨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  
之不可傳聲音之不可傳也

季命於律不命於率蓋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圓九分乃  
美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  
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明算家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而始立諱法以字易名  
及有爵者死而定諱則因以稱文矣後世遵之其法  
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  
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  
昭改昭穆為昭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  
進士犯其父偏名為諱易舉韓文公至為作辯諱宋  
有禮進名曰大排斥所招親實則改請其三代名諱  
廷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判定回避然後呈進及  
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莫無誤犯歷代諱  
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漢北風俗渾厚質朴並  
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  
文略缺點書而已然亦不甚以為意也初不害其為  
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群臣之  
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謚  
初不害其為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  
兄為文為武止持一字而已當時謚法之行亦出於  
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謚以惡雖孝子慈

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革謚法謂予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已也漢謚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謚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

自周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迺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拾萬錠濟去濼口站戶之之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隕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塋墳土未乾而國立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如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人合爲棺置遺

體其中加糝濟畢則以黃金爲圜三圜定送至其直  
此園寔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嘍平俟草青方解嚴  
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剝暴露之  
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  
多賢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  
宋之問始

嘗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  
爲宰相起去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公之  
官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遵秦尊君臣  
卑之制尚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耳直牛羊  
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群臣未至偃然以  
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  
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  
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

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紗絹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中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

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圓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巾其簷或負或前負後方或樓子蓋兜蓋之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渾金線爲納失失或腰線綉通神襴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辯也

織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鷲其頂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蘭闡爲宗師留輦下真人丘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 其外又有白蓮教滿麻

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  
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  
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  
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醫兩  
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  
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  
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

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  
大夫太平既歿繼用秦王伯顏爲相即用其兄子脫  
脫爲御史大夫率脫脫聽其館客具行可之說發其  
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  
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答麻矯詔醜之遂以  
答麻爲相即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  
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膠固黨與盤結  
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  
要任迺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猶捕鼠畜狗防姦之意

一草木子  
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遠心旋致敗滅禍使莽操懿温  
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迨順帝而后宗社爲墟也  
元中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餘  
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官吏  
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候山始開科爲狀元  
自張起巖始縶山以德業舉起縶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  
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  
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筋  
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  
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織綾亦甚簡古  
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幹耳朶  
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幹耳朶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帶  
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

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高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官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爲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元爲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爲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天



下爲十三部一百六部晉分天下爲十五道唐十道  
宋分天下爲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縣  
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  
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襟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  
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  
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  
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  
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  
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  
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  
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  
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  
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晏

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  
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  
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官裏歲以爲常車  
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  
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繫縛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  
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侯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  
書以七音爲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爲帝師詔尊之曰  
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其  
墓上天兩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  
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  
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  
宗所制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  
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拷  
拊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珠璣盛飾美女十六

人爲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脩大駕而用輦其餘巡行兩都多用輶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掖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一貫準至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

所建立以求名於后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放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君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

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涑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溢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谷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遷亦罷鑄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為半錢

貳拾文為一錢

參拾文為一錢半

伍拾文為二錢半

壹百文為伍錢

貳佰文為一貫

參佰文為一貫二錢

伍佰文為二貫五錢

壹貫為五兩

貳貫為六兩

伍個壹貫為半錠

伍個貳貫為一錠

元世祖立塩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塩亭戶丁

煮塩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

買引就各處監場支塩後塩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

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

胥並緣為姦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

令富商收市嘗攷曆世塩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

齊管仲始煮塩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為牢盆之

制自是曆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略於其

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

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照

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嗽山茶山下有泉一

允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元海運自朱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姑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后歲以為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車站州縣凡十里立一舖大事則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舖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莫寧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辯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偽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乃用鑄鐵定鐵造之價

貴於金實為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建延席則排卓五疏五菓五按酒置壺瓶其壺蓋馬孟於別

卓于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

退三步執壺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

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

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

湯食非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無笑

挈食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挈設上賓則用羊背

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執則用胸

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取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

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

為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蒲萄

酒荅刺吉酒自元朝始

草木子卷之三

草木子卷之四

談藝篇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帶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  
輕被之付而蓄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清  
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章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  
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  
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  
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  
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



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是乎無全功矣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巴柳稍不及止又<sub>右</sub>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sub>右</sub>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憐惜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稀哉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踈卑談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遠之道也蓋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網羅收拾所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昧者不知欲舉而廢之豈知所以定天下之機哉觀乎劉靈之於晉高尚之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

獨北樂府耳 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

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 元朝文法漢歐陽玄功玄虞

集伯是也字學晉趙孟頫野單子樞伯是也詩學唐

揚載伯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平仲曾靜劉因修

先生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門虱坐昔鳥挾書眠黃山

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皆警語也又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

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甫詩當面

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又温

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無

限月長圓皆頰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道

同祈夢于梓潼廟下入謁于神遂擊其鼓題詩于上

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

五湖叢其馨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側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異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鴉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宰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

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  
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慙蓋譏其  
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為寇欲逼柳味道同起  
攻掠味道誓不為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而脅之柳  
味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  
賊送我上青松竟死於松下

宋會稽諸陵多廢於揚摠統有林景禧唐玉蟾親自收  
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  
粟堆寒幾暮鴉水向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弊仍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瑤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  
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幽蘭九畹空多種  
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  
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吾括林君度先生家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  
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

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盡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刻精嘔血不博人一咲吁士賤何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官詞十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漢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穿了毳衫便着鞭一鈎殘月柳稍邊兩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大吹竹籬人過語鷄鳴茅店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南淮兵甫及高郵荅麻奏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入其說即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大潰大率皆歸紅巾相與爲盜賊遂不可復制荅麻復矯詔殺之荅麻與脫脫初無讎恨但欲謀其相位杜其再

來之路爾邪臣謀身悞國遂至於此未幾荅麻坐配  
 死或以詩粘國門曰蝦蟇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  
 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國事休矣雪雪荅麻弟也為  
 御史大夫黨元為奸定住緘默汪終日酣飲而已  
 韃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並馬出遊晉陽因戲贈以  
 詩就鞍和袖縮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  
 景物風來應解寄笙簧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  
 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  
 待吟諷亦知其為諷者之詩也

後至元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為不軌貶嶺南  
 道江西死于薦福寺遂殮于是有人以詩吊之曰人  
 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  
 九泉無面見先王輔秦應已如問鞅辭漢終難及子  
 房虎視南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其在生出  
 令北人歐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欲又刷子女天下  
 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云  
 金魚玉帶羅欄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

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云金裝寶劍藏  
龍口玉帶<sup>金</sup>絨褂虎頭綠楊影裏驟驂騮得志秋名滿  
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庶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  
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  
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  
汚狼藉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  
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爲詩

嘲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開河攪得  
天下鬧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  
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晏  
徘徊出西陸照耀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  
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政亦已陳  
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諷然有與民同  
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六年上下援絕  
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孥

亦同死贈淮南行省右丞進平章政事謚文貞公其  
先河西人伊吾兒氏

程雪樓為閩守任滿題民有獻箭旗者以百數公於內  
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為貴天下無樓如此高曹  
雪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絕似董妖嬈家  
住閭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造語頗工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滿  
江紅詞云大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春風雨露  
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咲語君王側聽一  
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銅駝恨何堪  
說對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盡空軍曉  
轉關山月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中原土人多  
誦之但惜末句欠爾

處之龍泉縣飛溪李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詠枕上  
綉梅詩曰洒洒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  
正欲同貞白枕上慙慙綉一枝至正乙未青田寇侵  
浦城西北隅徐嗣元女為所掠嘗作詩曰萬水千山



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逢嶺渡水尤  
深又復涯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  
遙望鄉關處雲下峰前是我家此詩寫其顛沛流離  
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  
婦天家臨海人婦有羨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  
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嵎縣清風嶺婦  
乃嚙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妾  
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  
行珠泪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今夜清風江上月  
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  
尤可讀至治間官為之立廟以旌之永嘉五峰李孝  
光為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  
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  
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  
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  
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尚已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教城曠家婦為盜所得  
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于壁亦自盡聞者哀  
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隨風塵孤兒未  
必從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  
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鳴  
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  
王伯顏亂法欲刷天下子女其父母不獲已嫁之及  
定情之夕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  
花似柳父母逼勒成親只得歡喜忍受自小一根清  
淨如何一夜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明月皎皎既  
寫擲筆而逝鄉里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外  
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  
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採苦採苦于山之  
南冲冲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堅我操  
冰霜潔凝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  
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美未免桑間濮上之

音爾

姚牧菴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  
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  
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  
曰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  
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  
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  
傳誦以爲咲姚公名鏞字希整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荆門酒樓題詩于壁曰連十八書  
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  
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  
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  
時皆以爲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  
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  
名百世盜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悠有人  
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水多蘇詞作月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王霄訪之

不值因戲題於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遊  
蓬萊振衣長嘯下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  
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其玉霄  
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爲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  
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  
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子晉爲其問  
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

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果丁  
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  
金甲霜寒十載秋喪師感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  
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  
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穆兵取建寧爲叅政陳友定所  
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并  
上以詩曰寒泉瀉山刻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頭比  
一簾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喜因與

之宴令一婢備西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  
乃一老婢天黥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詩云隔窗時  
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恨元出  
盧仝處士家

杭州經山寺僧至慧鉢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  
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双足  
冷霜天剃髮觸體寒未樓美酒應無分紅粉家人不  
許者死去定為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言道元同齋食

輩道元請渠南賦輩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  
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咲煮殺許多  
行脚僧聞者絕倒洛陽賈元禮嘗誦一士人誄手詩  
曰一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悞我終  
拔筆志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魚須有日碧霄攀鳳  
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生解倒懸語甚警  
拔胡仲困在番陽參息寧普參政軍事時嘗降箕仙  
問以時事有韓湘子來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  
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荒虎豹在關天浩渺豺狼

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烏能及盛唐堪  
笑湖山山上客紅塵兩脚爲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肩擔而行至正  
間來遊鴈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爲母之  
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  
米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  
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  
神孕禍胎颺颺動地起風埃煙銷郡國民生苦血染  
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幾時來石  
田也有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  
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煙  
開月色照綵服

危太朴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  
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  
鬼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寫玉郎曲極其淫泆之狀蓋柔間濮上

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聖上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  
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鈞何人移上碧雲  
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編九州真儲君之詩  
也

國朝初乘張一萬戶以通海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令

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  
吊之曰甃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  
地花方咲亭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

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上燕子飛

李公紀字仲脩號素行齋曰栖白晚年得薦於朝選授  
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  
裁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  
不回予謂不回不若未回字不回字誠恐詩識后果  
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于  
其右云坐守睢陽當釣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  
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

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莫不恠之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恠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元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僕上馮公嶺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子戎衣躍馬帶徒而來遙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曰汝歸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爲西帝築建德城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即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遙相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行資一二物皆世所用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



之事相類其亦陽微陰盛之兆所以鬼盛與人同也  
後元亦亡

草木子卷之四

雜俎篇

古之聖賢立心至公無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祿用及私  
官惟其能爵同剛及惡德惟其賢此其所以能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  
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宥密之機又  
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天而肝膽實有胡  
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為已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  
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宇能也

膏膏各賞冬藏於漢人南人執是以不及百年大亂繼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由是觀之人謀豈能奪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無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賢是使譬之水澤使百川分流則犬有所嗜小有所泄涓涓汨汨庶爲悠久若使壅泮防遏蓄而不洩及其潰決小則爲災大則致敗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爲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羨曰好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爲何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請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

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  
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  
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略  
彰也豈不信夫

仕途自木華魏主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臺外  
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  
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  
使然邪何唐宋不倖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素大樸江西人游京師專以倡鳴科舉無八  
才爲說以聳動觀聽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  
居也及夷狄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亂能死節者惟彭  
城張桓安慶余闕江州李穡燕京陳子山皆舉人也  
危是時已累位至參政獨首鼠故降

上以其失節辱辱之決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嗚呼科  
目雖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豈盡如或人之言也特  
人監此則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開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日子七字鈎不從右七轉而從左十轉見者為咲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皆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蓋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自牖之義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求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宋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迺求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於唐季至李克用遂有大石之地

至阿保機起於木葉山其勢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晉石敬瑭關南燕門幽燕十六州之獻遂據之而建國曰大遼其勢與大宋並矣其後金興遂亡遼而逐宋據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宋始混一六合百有餘年而后江南得國蓋自朱邪赤心始盛至於元亡首尾將五百餘年此胡運興衰之一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之謂也豈徒然哉

達達所韃鞬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顏氏生達達有虎

林田地來其性至實無一毫之偽而上天以宇宙界之而不畀之他部族其故何哉豈不以其極誠而無妄也極誠而無妄聖賢傳心之學也

初大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有紅頭虫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元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佐乎天下意其類當

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民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籍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筮子以春極其卑賤及其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降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國家之命豈知曆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爲彼之妄得改歆爲秀徒禍其身豈其然哉

世祖生子口啞即裕宗及壯當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為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即為娶之迺妲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無欲秘耀含靈真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獨存聖燈名山大者徃徃皆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匡廬之神燈岩明州天童山高麗之太白山數處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為光惟爾

山發白銀亦有光人跡其光而求之多見鑛脉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為寶藏興焉之所罕獨

無光惟焉

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光如紅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黃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黃金絕少由其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

玉為寶中至貴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則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頭也澤腹也蓋髓為一身元氣所以為至貴也故君子比

德於玉行則必珮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歆曾哲嗜羊棗屈

倒嗜艾是也其同則膾炙也

德勝子蘇過龍校是或作是前人有別名者今依原本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

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漣謂之渾脫

打捕鷹坊萬戶府歲用喂養肉三十餘萬斤

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

錠

蒲萄漢張騫使西域中國始有種西瓜元世祖征西域

中國始有種

剛叔王先生出葡萄二顆各食一顆先生曰千顆如一  
顆予曰萬年如今年王則因此而識彼予則因往而  
知來

或問日生日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  
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曰天同也地同  
也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須臾爾宜流浪大

化之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脈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毒谷氣多脾

丘氣多厄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蛇牛踐苗則子苦

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鷄毛投之毛直下無



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酒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蠖蝮短狐踏影盡皆中古人避影為此

畫彩佛像鏤目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

光盡神鬼目隨人轉點眸極正則爾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

多疑猶性多預可謂獸之一短

甲虫影伏羽虫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煎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熱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無飲而不食者

蟬不飲不食者蜂蜉蝣獨卻行蜻蛉行蜻蚋獨注

鳴蜩屬鳴發皇翼鳴蚣蟬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鱸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鳳骨黑雌雄夕日鳴各異其雄聲其雌音雌鳴即節雌

鳴足足行鳴曰歸鳩止鳴曰提扶

麒麟牡鳴曰遊聖龍鳴曰歸神虎鳴曰扶助馬鳴曰養  
綏遊一作遊

龜無耳為守神

虎五指為羆

魚二千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地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腳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鴉楚鳩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蟆無腸

龜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獸未孕者為禽為雀子白乳

蛇蟠向玉鸞葉背太歲無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唐鄭復禮言波斯帕士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  
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鴟鵂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唯其四指齊分凡鳥下臉  
脰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遊女惡鳥也夜飛晝隱如鬼神凡人飴小兒不可  
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落衣中為祟

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昔有十頭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  
天陰時有聲如力車鳴

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狐一作明

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蘊合香獅子糞  
也

象性又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擊象腹隨四  
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  
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惟鼻是其本肉惡聞人聲

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膏前小橫骨灰之酒  
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象孕五歲始生  
虎鬚治齒痛按插齒間即愈虎殺人能令人死起自  
解衣方食及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  
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役張鬼解衣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騫

馬六尺猪槽飼馬石灰溼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毒膚匡欲廣毫

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

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

滿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

六齒六歲以後每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

雙筋自尾屬頸也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

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聲諸竅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如織絡小囊虫所

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矢則上吻掩頰狀如

狢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絳髮可為髮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制  
取得鯉魚即宜放賣者杖六十

石斑魚好與蛇交

黃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鰻十二足  
殼可為冠尾可為小如意也

瑤瑁虫不再交者虎駕與瑤瑁也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如草葉  
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

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搗汁去此方可食  
不爾有毒

蚌當雷聲則歎一日潮

蚌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苑國出百足蚌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風塚  
膠也

酒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勝隨  
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鱉一名瀾非魚非蛟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

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声必大風相傳  
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  
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蛤喇侯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擁劔一螯極小以大者聞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懈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  
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椎也介虫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數丸形似彭蜞竟取土各作九九數三百而潮至

顛當巢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天榆如篋常  
仰杆其蓋伺蠅螻過輒翻蓋捕之縱入復閉與地一  
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玄宗詔南方取冷蛇數條  
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水申生腹  
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錘背上有黑黃欄  
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  
惟腹泥如綫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

蝮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蝗或言魚子變近之矣食穀為災由部吏侵漁百姓所

致虫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五鬣松皮不鱗松命根過

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獲死曰筴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木簡

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為侯粟粟十二為寸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

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赤白櫨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為銀

構穀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

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陵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至極柔弱葉長半寸有細條與葉

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

於葉中

草撥出海南苗長四五尺莖細如筋葉似葢葉子似桑  
椹

瓦松土木氣洩則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生於久屋之瓦又本草  
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惡麝一或該之一帶不實

菱四角三角曰菱四角曰菱

金燈一名無義草花葉不相見合離根如羊魁有游子

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楸  
一名離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入踐  
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鴛鴦鷓鴣厭火孔雀辟惡

烏賊魚墨汁為書如淡墨有為偽券以脫人者當知之

經年墨消



二至前後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猶鐵炭低昂可信也蓋以鐵易土爾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爾

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竿影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稔九尺一丈有

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感起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奢必大費過悞必多亡失乎中道人生平能懲忿窒慾心氣冲和葷酒不昏情氣不乱故久而血白也

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忘怨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

因之知命之事也志學之道也年我貴人毋人負我者反是白也

大抵知是非少計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計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漢末三五法拘忌至姻聯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青災肆赦怙然賊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德水子蘇通龍法按箇中博物處多從唐及成武兩朝補遺書內取之

草木子卷之四終



咸豐年間應試麻城以於冷攤上圖明刻本也惜首數  
葉殘缺耳光緒癸未春中聖付裝潢偶閱一過天南遊客  
序文首卷曰茶殘闕尚待求諸本補之惟此者單  
行刻本甚罕見求之十年未得也逝容再識

葉世傑名子奇龍泉人洪武時用薦授巴陵主簿學作太極本旨究通衍白  
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年春有司於城隍神羣吏竊飲嗜腥以縣學生發  
其事于奇適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績成之號  
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條是錄之軌律屏非生人驗陰陽五行生剋運後獄浸  
驗我猶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奇及釋老之書而歸於  
六籍實如月事失得其荒蕪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况其生也里  
人之說從許堪此受理不殊之旨奇學於教難曰至賢一學不肯多問以靜為之固自靜靜  
靜見休休說錄者奇集葉子奇傳

元龍泉著奇著草木子明鄭蕙夫為之叙云蔡子奇氏括人生元季匿  
於龍泉下槎溪所著有龍通元理太元本旨各一卷有語十六卷文二十卷本  
草醫未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草木子三卷草木子成於洪武戊午歲  
鼎中稽上下之儀星經一軌陰易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漬或夷希之之  
物鬼神仲屈之理草木子變文魚鱗之九律林杪步易研之大宗釋老禮制之  
去而之於六籍一要大歸因與野語記時事吳德共荒蕪異草木子云  
者草木子附木記歲以既乎生而傷乎其言一也舊本凡二十八篇今集  
為八野語凡三卷今為三其七代宗子溥叔青而行三弁曰草木子今  
鄭蕙夫序已佚公據范氏天一閣本鈔撮其大略如此

光緒十有一年己酉仲夏之杪天南遊愛識

乙酉

